

BERNHARD
SCHLINK

爱之逃遁

Liebesfluchten

[德国]本哈德·施林克 著
姚仲珍 拱玉书 译



 译林出版社

TS-16.45/1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7170416

I516.45

B714



爱之逃遁

[德国]本哈德·施林克 著 姚仲珍 撰玉书 译

LIEBESFLUCHTEN

译林出版社



7170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之逃遁 / (德) 施林克 (Schlink, B.) 著; 姚仲珍, 拱玉书
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9
(外国文学最新佳作丛书)
书名原文: Liebesfluchten
ISBN 7-80657-605-3

I. 爱... II. ①施... ②姚... ③拱... III. 短篇小说-作
品集-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8518 号

Liebesfluchten by Bernhard Schlink.
Copyright © 2000 by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3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93号

书 名	爱之逃遁
作 者	[德国] 本哈德·施林克
译 者	姚仲珍 拱玉书
组稿编辑	赵燮生
责任编辑	夏秀玫
原文出版	Diogenes Verlag AG Zürich, 2000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插 页	4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605-3/I·447
定 价	(精装本) 14.6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印芝虹

对于我们中国读者,其实也包括美国、欧洲甚至德国本国的大部分读者来说,施林克这个名字是随着一本从篇幅到装帧都很不起眼的小小说《朗读者》而走进我们的记忆的。本哈德·施林克,这位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兼法官,在发表过几部侦探小说之后,推出了一个少年“朗读者”奇特的爱情经历,其中渗透了成长为法学家的主人公在这场经历中关于人性、历史,关于罪与罚、道德与责任等问题独到而细密的观察和思考。由此,这本作为第一部登上美国畅销书榜首的德国小说,被译为二十五种文字,作者因获得国际国内的许多奖项而蜚声世界文坛。不难想像,对于这样一位作家的作品,读者自然会热烈地翘首以待。

《爱之逃遁》便是这样一本大家所企盼和关注的书。施林克这次拿出的是一部短篇集,讲述了七个当代人的爱的故事,或者说是七个失败的爱的故事。这些故事一方面情节各异,往往异乎寻常;另一方面又共同表现了现代生活中婚姻家庭和两性关系的真实状态。作为标题,“爱之逃遁”听上去虽然不免庸常,却是以其模糊也即双重的含义对这七个爱的故事做了一个颇具匠心的概括:逃进爱或逃出爱;逃往爱或逃离爱。抑或即是爱的无常,爱的飘忽,爱的捉摸不定,爱的迷乱茫然。读者在这里经历的并不是生死相许、情操高洁的爱情童话,而是带有明显的时代与社会烙印以及

历史遗痕的情感世界，还有缠人的、两难的、失落的、无奈的现实。七篇小说的叙事角度全部是男性，且多为中年往后的成熟男性。比如德国的所谓六八年代人^①。作者在书中刻意描绘了一个曾经向往革命，豪情满怀的同代人，一位建筑师兼画家，名利俱全，家庭美满。然而情场得意带来身心疲惫，乃至逃避、崩溃。再如一对因为感情日渐冷漠，放弃庆祝银婚的“老夫老妻”，在终于开始为重新相爱迈出可喜的步子时，男方却突然因为一个多年的莫名其妙的梦想，惶惶惑惑地中途退出他们要走向幸福的共同旅程。而在《另一个人》里，刚刚退休的官员在妻子病逝后意外地发现了他们生活中有过的第三者，在跟踪及至面对面了解了那“另一个人”之后，他却对他人和自己有了新的认识……这本书记叙了许多爱的困惑，特别是在爱的问题上太晚的人生感悟：对未能实现的梦想与渴求所感到的悲哀，对自身需求的迟到的意识，对失去了表达和施与爱的机会的懊悔……集子里也有两篇作品的主角是年轻人。这是两个特殊的爱情故事。恰恰是这两个德国后生因为爱而不自觉地背上了历史的包袱，欲爱而不能，为爱而放弃。前辈的罪孽再次加到本无干系的后人身上了。

历史，罪孽的历史与个体，个人的责任，可以说是施林克的小说的一个基本主题，一个通过《朗读者》而为我们所熟悉的、无论对作家本人还是对读者都非常沉重和艰难的题目。打开《爱之逃避》，跟随《女孩与蜥蜴》，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又一次对复杂而折磨人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反思。在这

^① 指一九六八年前后充满革命理想，向战后保守压抑的德国社会现状和各种权威发起挑战的热血青年，主要是大学生。这些人如今一般在五十五到六十岁之间，事业有成。施林克本人应该也不例外。

个称得上是《朗读者》的姐妹篇里,讲的又是一个男孩子,一个未来法律工作者的爱。所不同的是,这次被爱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女孩与蜥蜴》这幅画。不过,这次的爱依旧包裹着一个秘密:画的背后是男孩的“落难”父亲的灰色历史,一个与汉娜的过去相似,同样令人诅咒,同时又令人感到压抑、矛盾、疑惑、迷茫的历史,一个需要男主角进行深入而艰难探讨的历史。另一位同样卷入历史难堪的年轻人是《切割》里留学纽约的德国博士生,他与犹太姑娘美好而战战兢兢的爱情告诉我们,历史是无法一刀切割干净的;它虽然已经过去,实际却过去不了,总会在这里或者那里,这时或者那时钻出来折腾我们。如何面对它,是人类逃避不开又求索不尽的大题目。因为历史不但无法了结,而且还不断以新的形式重演。《外遇》的故事就表明了这一点。《外遇》是一篇典型的转折文学,含有德国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大量信息。它通过一对东德夫妇此间发生的爱情危机,细致生动地再现了两德统一前后东部人之间、东西部人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他们的不同心态,他们各方面的种种差异。“外遇”在这里既指一个短暂的爱情越轨行为,爱的逃遁,也指其中人物政治上的轻率、糊涂,以及有负良心的错误。从这个角度看,它可以说是《女孩与蜥蜴》的续篇,而负罪者则是前篇中父亲的某种翻版。这里,个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不由自主”地被扭曲,被利用,同时有意无意地施害于人,最终又殃及自己。于是,历史在现实中延续。

细细想来,无论是《朗读者》里的汉娜,还是《爱之逃遁》里的父亲,本来都是与你我一样的平常人。撇开智力因素不谈,大家既不是圣人,也并非恶棍,同时又都不是单一平面的,而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重立体的。包括前面提到的《另一个人》里的第三者,一个十事无成、夸夸其谈的骗子式

的人物,以及《糖荚豌豆》里同时周旋于三个女人之间的六八年代人。后两位都没有冒犯政治,但都冒犯了道德,然而,与冒犯政治的人一样,他们也是被当做一个人——一个有其具体背景和特定条件的普通人——来昭示的。所有这些人,无论是犯罪还是犯错的,都是个别人,而不是群体的人,不是能左右历史的人;他们既不是那些富有争议的大人物,也不是单纯的棋子,也不作为所谓的两面性格的典型,所以在文学作品中较为鲜见。他们没有建立过什么功业,也没有在社会上产生过什么影响,只是由于自身的弱点在历史及现实中未能主宰自我命运而堕落的小人物。这些人虽然也是悲剧人物,却往往让人不以为悲;虽然与我们常人更为平等和接近,却让人看不见或者是不愿意看见;不仅如此,人们还不假思索地在自己与这些人之间拉上了一条鲜明的界线,无所顾忌、理所当然地摒弃和遗忘了这些人。

基于对法律和众多个案的深入了解,对人性、人的命运的深切关注,基于他特有的穿透性目光和表现内心深处的才能,施林克极力在抗拒这个简单的摒弃和遗忘,引导我们去对这条界线加以思索,对这种无所顾忌和理所当然提出疑问。他显然不满于法律及社会评判某种程度上的僵硬和局限性,故而借助文学细腻的、渗透的表现方式,去冲破非是即非的冰冷逻辑,去实现他作为法学家所无法实现的内心要求。在文学作品中,他不再充当一个法的代言人,而是选择了一个“另类的”观察和判别的视角,不是胜利者的,不是英雄的,也不是处于社会边缘或底层弱者的,而是已被法庭宣判的,被历史钉上耻辱柱的,或被正义和道德惩罚了的人的角度,是与这些人有亲密关系,对他们或多或少表示同情或者不免从他们角度看问题的人的视角。叙事者深入事物的背后,陈述种种观念和定论与人性的冲突,独树一帜地

揭示了特定的历史条件与人性弱点的纠缠,罪与罚对于各种相关人员的命运,特别是心性的影响,既鞭辟入里又合情合理。这里有严厉良心审问,但没有明确的是非评判,由面对个体而面对历史,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于个体的尊严之中,给读者一个深邃而开阔的思考与体味的空间。

这是一个用爱的眼光考察表现事物的空间,一个反思爱的能力,爱的权利、爱的责任和义务的空间。爱是施林克文学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一颗敏感细腻的爱之心,才会察见如此多的爱的流失,“爱之逃遁”(几乎贯穿在每一篇作品里),才会关注被无情的历史扭曲和窒息的爱情(《外遇》,《切割》)。爱是体察,包容,拯救,接纳,而非简单地排斥拒绝,所以这里常常“模糊是非”,叙事者对前面提到的冒犯道德者与其对立面的描绘就是明显的例子(《另一个人》,《糖荚豌豆》)。爱更是施林克文学的用心和归宿。他写被历史裹挟而失去自我尊严的个体,因为他有心爱惜他们;他把这些故事讲给平民百姓听,因为他心中有他们;也许每个人用心于爱,历史才会慢慢有所改变。

所以他的书好读,虽然德国小说是以枯燥艰涩而闻名的。施林克无意步传统的德语文学之后尘,而更属意于一种开放的、“迎合”大众的文学^①。作为一个中年作家,他自然地担当起了承上启下的角色。从二战时期走出来的德国老一辈文人都已年逾古稀,其中最著名的要属《铁皮鼓》的作者君特·格拉斯了。年轻的新秀才二三十岁,如中国读者

① 施林克作为第一位德国“世界文学奖”的获得者在接受《世界报》记者的采访时说,他尤其欣赏美国文学中的某种民主的东西。他指出:“美国人拒绝区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这充分表达了他们的文化民主意识。所以,理发师、警察、营业员都来读《朗读者》就尤其令我高兴。”

有所耳闻的《花粉屋》作者策·燕妮。不同年代的人有各自不同的题材,风格也各有鲜明的特点。处在生活和成长环境迥异的老少两代之间,施林克这一代人的独特魅力正在于他所体现的中和兼具。他不仅成功地将前辈的基本题材即对第三帝国的反思引向深入,而且深谙小字辈的非政治素材,比如无处不在的情感缺憾和茫然迷乱。而在风格上,施林克似乎要和年轻作家一起将德国小说从“不好看”的成见中解脱出来,并且身体力行,将不好读融于好读之中,情节思辨两不误,同时满足了追求情节和不满足于情节的读者的不同需求,在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之间搭建了一座桥。这当然也十分得力于他在写侦探小说方面的经验和功力^①。《爱之逃遁》没有令我们失望,它使我们有幸重温《朗读者》曾经给予我们的那种不可多得的阅读享受:清晰、精确、美丽的文字;用平静、简单的语言讲述的引人入胜而出人意料的的故事;与情节丝丝入扣的缜密思考。

^① 施林克的文学创作始于侦探小说,至今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出版了四部长篇,先后两次获得德国侦探文学奖。

目 录

女孩与蜥蜴.....	1
外遇	40
另一个人	74
糖荚豌豆.....	119
切割.....	159
儿子.....	208
加油站的女人.....	229

女孩与蜥蜴

1

这幅画画的是一个和蜥蜴在一起的女孩，他们在相互对视，又没在对视，女孩用信赖的目光注视着蜥蜴，蜥蜴用模糊却闪闪发光的眼睛注视着女孩。女孩半倚半卧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岩石上，凝神遐想。万籁俱寂，就是在同一块岩石上的蜥蜴也纹丝不动。蜥蜴抬着头，吐着舌头。

“犹太姑娘。”每当男孩的母亲谈到画上的女孩时就这样说。当父母发生争吵，父亲站起来要退却到墙上挂着这幅画的书房时，母亲便会喊道：“去见你的犹太姑娘吧！”有时她会嚷道：“这幅犹太姑娘的画一定要挂在这里吗？画下面的男孩子一定要与这个犹太姑娘睡觉吗？”这幅画挂在长沙发椅上方，中午，父亲看报纸时男孩就在沙发上睡午觉。

他不止一次地听到父亲向母亲解释那个女孩不是犹太姑娘，那顶紧紧地扣在她的一头棕色鬈发上的、几乎被头发遮盖住的红色丝绒帽并不是宗教和民俗的标志，而是时髦的标志。“女孩当时都是那样穿戴。再说，犹太人是男人戴帽子，而女人是不戴的。”

那女孩穿着一条深红色的裙子，一件黄色衬衣，下半部是浅黄色，上半部为深黄色，活像一件后背的带子没有系紧的紧身胸衣。女孩把她圆溜溜的小胳膊放在岩石上，支撑着下巴，衣服和身子的很大一部分都被岩石给遮挡住了。女孩看上去有八岁的样子，一副孩子的面孔，但是，那眼神，那丰满的嘴唇，那覆盖在额头和垂到肩和后背的一头长发却让人感到她不是孩子，而是女人。面颊及太阳穴上的发影是个秘密，裸露的上臂消失在鼓起的、黑洞洞的袖子里，这又是一种诱惑。那块岩石和一个小海滩后面的大海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大海翻卷着巨浪，阳光穿透乌云，使部分海面 and 女孩的脸及胳膊闪闪发光。大自然充满了激情。

难道这一切都是讽刺？包括激情、诱惑、神秘以及那个孩子身上的女人味？讽刺是那幅画不仅让男孩着魔而且让他迷惘的理由吗？他经常不知所措，当他的父母吵架时他不知所措，当他的母亲提出尖锐问题时他不知所措，当他的父亲抽烟、读报和显得放松和从容不迫时他不知所措，当书房里充满这种气氛时，男孩不敢走动，几乎连大气都不敢喘。此外，母亲对犹太姑娘的冷嘲热讽也令男孩迷惘，他不知道一个犹太姑娘应该是什么样的。

2

久而久之，他母亲便不再提起犹太姑娘了，他父亲也不再带他在书房里睡午觉了。有段时间他必须在晚上睡觉的房间里睡午觉，再后来他就干脆不用睡午觉了，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那时九岁，被逼着去睡午觉的时间已经超过了

其他任何一位同学或玩伴。

但是,没有和蜥蜴在一起的女孩使他感到很难过。他常常悄悄地溜进父亲的书房,为的是看一眼那幅画,与那个女孩聊会儿天。那一年他长得飞快,他的眼睛已经 and 那幅画厚厚的金框一样高了,后来与画上的岩石一样高,再后来就和女孩的眼睛一样高了。

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可谓人高马大。当他的个头飞长的时候,他笨手笨脚,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相反却令人生畏。他的同学都怕他,甚至在他们玩耍、打架斗殴而他去帮助他们的时候。他是个不合群的人,这个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不知道是他那人高马大、身强力壮的外表使然,相反,他却认为这是他的内心世界造成的。没有任何同学理解他的内心世界,当然他也没打算让任何人这样做。假如他是个性情温和的孩子,也许他会在其他性情温和的孩子中找到自己的玩伴和知己,但是恰恰是这些性情温和的孩子特别惧怕他。

他的内心世界不仅充满了他在书中所读到的、在画中或影片中所了解到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而且也充满了外部世界中的各种人物形象。他发现表面现象的背后还有其他未被表现出来的东西。他的钢琴女教师有所隐瞒,深受爱戴的家庭医生的友好不是发自内心,他偶尔与之玩耍的邻居家的小男孩偷偷摸摸,这些他都觉察到了,而且是在小男孩的偷窃行为,医生对小男孩产生爱慕之情和女教师的病变得显而易见之前很久。对于尚未曝光的事情,他当然也不比其他入觉察得更快更清楚,他也不愿去追踪这样的事情。他喜欢驰骋想像,因为想像出来的东西更丰富多彩,比真情实况更激动人心。

在男孩眼里,家人与外人之间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正

好相当于他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距离。尽管他的父亲——本市法院的一位法官——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但是男孩还是发现，父亲对其位置的重要和显赫感到欣慰，乐意去参加那些德高望众的人的定期聚会，乐意对本市的政治施加影响，乐意在教区被推选为长老。父母也参加本市的社交活动，去参加狂欢节和仲夏化装舞会，应邀赴宴，或宴请别人。当然也为孩子过生日，五岁生日请五位客人，六岁生日请六位客人，如此这般。应该做的一件也没落下，而且都是以五十年代应有的方式——拘泥和疏远——来做的。男孩感到，家人与外人之间的距离不是这种拘泥和疏远，而是其他东西。父母好像总是有所保留或有所隐瞒，他们处处留神。当人们讲笑话的时候，他们不会马上笑，而是等到其他人笑了之后才笑；在听音乐会和看演出的时候，也是在其他客人鼓掌后他们才开始鼓掌；在与客人交谈时，他们先保留自己的观点，直到其他人把同样的观点说出之后，他们才随之附和几句。有时父亲不得不阐明立场，发表观点，这时他会显得很疲劳。

或许父亲只是出于礼貌而不想硬打断别人的话？当男孩长大了一些并更加清醒地看到父母谨小慎微的言行时，他便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也在想，父母为什么坚持要拥有自己的私人房间。父母不允许他进入他们的卧室，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允许。虽然父母不把卧室的门锁上，但他们的禁令却是毫不含糊的，他们的权威是无可争议的，至少直到男孩十三岁时一直如此。那年，有一天他趁父母不在家，打开房门，看到了两张分开摆放着的床、两个床头柜、两把椅子、一个木柜和一个铁柜。难道父母想隐瞒他们不同床共寝的事实吗？他们想以此使他明白隐私及尊重隐私的意义吗？至少他们从不敲门就进入他的房间，而且

总是等到“请进”之后才进入。

3

男孩不再被禁止出入父亲的书房，尽管那幅和蜥蜴在一起的女孩的画中隐藏着秘密。

当他上中学三年级的时候，老师曾留过一次描述一幅画的家庭作业，画可以任意选择。“一定要把描述的画带来吗？”一位学生问道。老师打了个不用的手势。“你们应当把那幅画描述得使我们读文如看画。”对男孩来说，描述和蜥蜴在一起的女孩那幅画是理所当然的了。他为此而感到高兴，他为能够仔细地去观察，去用词句翻译并将在老师和同学们面前介绍那幅画而感到高兴。他也为将要坐在父亲的书房里而感到高兴。书房面向一个狭窄的院子，白天的光线和街道上的嘈杂声到这儿都变弱了，靠墙摆满了书架和书，房间里笼罩着一股浓浓的、呛人的烟味。

父亲没有回家吃午饭，母亲吃过午饭之后马上就进城了。这样，男孩没有征得任何人的许可就坐到了父亲的书房里边看边写起来：“在画上可以看到大海，大海的前面是一片沙滩，沙滩的前面是一块岩石或许是一座沙丘，上面是一个女孩和一只蜥蜴。”不，老师说过，描述一幅画要从前景到中景再到背景。“画的前景是一个女孩和一只蜥蜴在一块岩石或沙丘上，中景是一片沙滩，从中景到背景是大海。”那是大海吗？大海在波动吗？但是大海不是从中景向背景波动，而是从背景向中景波动。此外，中景这个词听上去真难听，前景和背景听上去也好不到哪儿去。而且那女

孩——是女孩吗？关于那女孩要说的就这么多吗？

男孩又重新开始。“画上一个女孩，她在看着一只蜥蜴。”这还不是关于那个女孩的全部。男孩继续写道：“那女孩脸色和胳膊苍白，有一头棕色的头发，上身穿的服装有点浅淡，下身穿了件深色的裙子。”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满意。他又重新写道：“画上画着一个女孩在看着一只蜥蜴怎样晒太阳。”这对吗？那个女孩在看着蜥蜴吗？难道她不是在越过它而远视，或穿过它而透视？男孩一时举棋不定，后来感到这无所谓，因为他在第一句话的后面接着写道：“那女孩很漂亮。”这句话没错，从这句话起，他的描述开始顺畅起来。

“画上画着一个女孩在看一只蜥蜴怎样晒太阳，女孩很漂亮。女孩的脸很清秀，额头很光滑，鼻子笔直，上嘴唇上有一块凹痕。她有一双棕色的眼睛，一头棕色的鬈发。这幅画实际上就是画的这个女孩的头，其他一切都不那么重要，譬如蜥蜴、岩石或沙丘、沙滩和大海。”

男孩感到很满意。现在他只须把这一切分别插到前景、中景和背景中去。他对用了“譬如”这样的字眼儿感到自豪，它听上去很雅，像成年人用的词。他为女孩的美丽漂亮感到自豪。

当他听到父亲在开起居室的门时，他坐着没动。他听到父亲放下文件包，脱下大衣挂上，向厨房和起居室里张望了一下，然后去敲他房间的门。

“我回来了！”他大声说道，然后把散放的草稿整整齐齐地放在一个本子里，并把自来水笔放在旁边。父亲的写字台上原本摆放着卷宗、纸张和笔。

“我坐在这儿是因为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描述一幅画的作业，我正在描述这幅画。”还没等门完全打开，他已经开

始进行解释了。

父亲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哪幅画？你在做什么？”

男孩又解释了一遍。从父亲站立的姿势上，从他看画和看他的眼神中，从他皱着眉头的样子上，男孩意识到自己又做错了什么。“因为你不在，我想……”

“你已经……”父亲在用压低的声音讲话，男孩想，那声音马上就要失控，就要成为咆哮，于是他屈服了。但是父亲没有咆哮，他摇了摇头，然后坐在一把转椅上，转椅位于写字台与另一张用来堆放卷宗的桌子中间，男孩坐在这张桌子的另一边。那幅画挂在父亲背后的写字台上面，当时男孩没敢坐在写字台前。“愿意不愿意把你写的东西读给我听听？”

男孩开始朗读，非常自豪，同时又有些害怕。

“你写得非常好，我的孩子，把那幅画准确地呈现在了我眼前。但是……”他犹豫着，“这幅画对其他人来说什么都不是，为其他人你应该描述其他画。”

父亲不但没有对他咆哮，相反却以信任与和蔼的口吻和他交谈，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准备一切按父亲说的去做。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那幅画“对其他人来说什么都不是”呢？

“你有时不是也有一些不便告诉他人的事情吗？难道你做任何事情都希望我们或者你的朋友在场吗？仅仅考虑到嫉妒这个因素，一个人也不应该把他的宝物展示给别人，因为他们或者会伤心，因为你所拥有的他们没有；或者会变得贪得无厌而想要夺你所爱。”

“那幅画是件宝物吗？”

“这你自己知道，刚才你把它描述得那么美，如数家珍一般。”